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夷堅志乙卷一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棻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張恒

謄錄舉人臣邵颿

欽定四庫全書

夷堅志乙卷一

王彥太家

宋 洪邁 撰

臨安人王彥太家甚富，有華屋頤指如意，忽議航南海，營船貨舟楫，既具，而以妻方氏妙年美色，不忍輕相捨，久之始決行。歷歲弗反，音書斷絕。當春月，杭人日游湖山，方氏素廉靜，獨不肯出，散步舍後小圃，舒豁幽悶，紅

花陰中途少年衣紅羅裳戴蹙金帽肌如傅粉容止儒
緩潛窺於密處引所攜彈弓欲彈之方氏罵曰我是良
家以夫出年多杜門屏處汝為何等人擅入吾園且將
挾彈擊我一何無禮如是少年慚懼搥弓拱手揖而謝
過方正色叱之恍然不見方奔歸呼告羣婢覺神宇渚
亂力憊不支迨夜半少年直登堂方趨走欲避則伸臂
挽其裾長幾丈餘羣婢盡力援奪不能勝遂擁升榻與
款接自是曉去暮來無計可脫心所欲物未嘗言不旋

踵輒至方念彥太殊切報于親故招道士行五雷法仍設醮又擇僧二十輩作瑜珈道場皆為長臂捶擊莫克盡其技後數月少年慘感語方曰汝良人自海道將歸矣如至家相見時切勿露吾事苟違吾戒必害汝汝知吾神通否雖水火刀兵不能加毫末於我也未幾王生果歸方垂泣曰妾有彌天之罪君當寸斬我以謝諸親王驚問故具言之王曰是乃山精木魅吾必殺之乃藏貯利劍以俟其來一夕儼然而至王拔刀襲逐中其背

鏗鏗若金玉聲化為白光熠熠亘數丈衝虛去其後聲滅響絕王夫婦相待如初

張四妻

徽州婺源民張四以負擔為業其妻年少在輩稍光澤張受傭出千里外一白衣客過其家語言挑捷視四傍無人謔欲與姦袖出白金數兩為賂妻喜而就之荏苒頗久張歸密聞之詐與妻曰我欲將往他州旬日乃可回妻益喜以為適我願逼暮張潛反室持短矛伏戶側

夜且二鼓見白衣從窻檻越入迎刺以矛其人叻叻作聲奔而去視矛刃有血白毛及細毛數十莖張念人安得有毛此必恠也不復窮詰妻妻始肯言所見即具一牒述始末如供狀式詣道士混元法師堇中甫自訴堇依科作單法至張舍發符拱立以俟少還有大鷹盤空可五六尺許旋繞屋上觀者闐溢俄飛落石溝中徑搏巨白鼠銜擲于前堇命沸油以烹之恠乃絕

定陶水族

曹州定陶縣之北有陂澤民居其傍者多采螺蚌魚鼈之屬鬻以贍生金亮正隆二年中春女真人阿薩爾為邑宰夢一客綠袍烏帽皂鞞革帶握手板入謁曰吾種族世居治下子孫蕃衍皆獲依仁庇不幸為細民捕殺充食且又轉售於人將使無噍類願賢令尹慈憐少加禁止則恩流無窮當思所報薩爾夢中諾之而不暇扣其何物居於何所旦起深念不能曉測明夜復夢遍詢吏士及訪道術人酌詳亦莫知所謂迨春暮天清氣暄

澤邊相率什百為羣脫衣入水網箕羅取數倍常日忽
瞠霧迷空波涌如山雷聲振動一巨物長六七丈狀若
蛟螭噴薄雲烟摧壞岸澌冷氣慘烈人皆捨弃所獲爭
赴平地已為巨物攫擊者十二三溺死者殆半衆始悟
邑宰之夢自是無復敢漁

朱琪家兒

下邳朱侯者習武事從韓蘄王軍為探報司統領與敵
騎戰於洙水上死焉朝廷錄其忠命賞子琪以官時下

邳已陷琪在宿豫倡朋儔來歸江淮都督府補為忠義軍偏將嘗乘間入海州既而失之坐罷處散秩琪一妾曰喜努懷妊六七月嬰兒啼於腹中盡室駭恠數日後能言語或笑或泣或厲聲呼父母及其生齒髮畢備形模可愕見者疑非吉祥次年琪遂應羊舜韶海道之舉事不濟與其徒開德郭世與輩皆死亦以恩得延賞乃名此子曰忠而與之官不知其後存亡也

顧端仁

顧端仁秀才本河北人後從父母來南居于錢塘修文
巷未娶妻一日會食堂上恍惚間見一少女顏貌光麗
從外入徑造其前舉手掩食器欲碎嚼而莫能二親疑
焉問其故託以他事隱弗言蓋以墮溺其色愛自是鬱
鬱不樂殆如癡人而女子每夕必至嘗獨行西湖畔遇
女前攬袂笑曰子念我乎顧作色叱之曰汝乃邪鬼爾
何念之云女曰何由知我為邪曰適視汝行晝日中而
無影非陰魅而何女曰子既有疑心試相隨詣四聖觀

遂攜臂而往泊入觀門忽不見盤泊良久而出則立於道傍顧誚之曰汝畏四聖其邪可知女曰子未悟茲理邪真聖亦婦人爾顧曰何謂也曰道經不云乎太陰化生水位之精顧大笑復同塗往來人訝其獨行獨語然無敢問須臾邂逅友人張仲卿女又避匿顧始以告之仲卿曰姑置鬼事且同飲酒於是訪旗亭酌飲仲卿歌杏花過雨詞畢女不知從何來已坐顧右顧生命置杯添酒仲卿無所覩喫唾不已仍罵顧以挾魍魎俱行徑

舍去報其父父驚懼俟其還家率之投閉門黃法師黃
曰此為妖孽所憑必猫精也明日當為誅絕先書二符
授之其夕女不至迨旦黃又與三符使佩其一焚其一
以一榜于門遂絕不復來經數月因送喪車於菜市門
外歸仁寺女蹣跚而入咄曰汝太無情使黃法師害我
今三符皆在我手展示之顧曰初非吾起意特迫于父
命耳女曰汝若不說父何由知我亦不怨汝更從我行
纔到市橋顧遽跨欄赴水適有草船在下急拯之獲免

詢其所之但見數美人引造于一宮宇赫奕如王居正
擬縱游而蒙諸君喚回殊為耿耿不料幾淪幽趣救獲
餘生恩有所自矣然浸抱迷疾少時而殂

聶公輔

聶公輔博州高唐縣人家本南劉鎮徙于北郭富有倉
箱之集性信鬼神凡有所往無論路遠近事大小必扣
諸神神以為可則治行不然則已又酷信巫祝扣淫祠
尤謹敬歲月滋久禱請多不驗於是懈怠之心生翻成

毀慢嘗以六月正午坐堂上僕妾在傍忽聞訶叱聲注
目凝視見數少年黃衫小帽玉帶綠鞵振袖過庭下人
物才尺許而厯厯可觀聶震駭呼家衆悉至所覩儼然
驚走出外少年者冉冉騰空駕雲顧從吏一線一縷繫
通紅炭一挺長三尺置于屋上其去稍遠聶遣僕升梯
取之炭洞赫不可嚮邇而一線自若繼此後百恠繼作
中夜車馬憧憧蠟炬旁羅照耀奪晝鄰里聚觀如織殊
不能止雖邀善法者考治莫能絕擾擾累月聶不勝愁

撓遂得疾竟至不起

董成二郎

董成二郎者居楚州北堰蝦蟆巷以商販斛斗自業賦情險僻而面狀冷峭有不可犯之色里巷無不惡之紹興庚午歲夏五月陰雨大作董正坐中庭方具飯天氣陡暗霹靂一聲火光赫然覺有巨物墮地視之乃一大電高三四尺上有二竅空洞形如耕犁之偃土者在坐側盡室褫怖亟邀道士建醮以禳之自是得氣疾不能

食奄奄半歲一夕月下見一白鵝其大比常一倍從砌間飛入房中妻執炬訪求無所覩而董以此時殂既斂家人用俚俗法篩細灰于竈前覆以甌欲驗死者所趨旦而舉之二鵝足跡儼立於灰上皆疑董墮畜類其家日以淪敗妻女至為娼云

管秀才家

信州永豐縣管村皆管氏所居淳熙七年秋有恠興於某秀才家幻變不常或為男子或為婦人拋擲磚瓠占

據堂宇污穢床席毀敗什器不勝其擾喚巫師驅逐不效又命道士醮禳復邀迎習行法者各盡術追究雖即日稍若暫去迨去則如初前後若是者屢矣管益患之乃多萃道流設壇置獄劾治甚峻羣恠不為動厲聲詬罵於室中曰汝幾個科頭漢討得錢足了我不怕汝能知其不可為相與謝去久之化一美女夜造僕夫寢處欲加術惑僕知為魅也而庸奴貪色竟留與接凡歷數夕極綢繆婉孌之款然終慮其致禍陰磨刺刃以待之

迨復至盡力斷其首攜出外呼告衆曰我已殺鬼管氏
之人爭來覩蓋一大狸也

馬軍將田俊

臨安步軍司錢糧官公解淳熙中為崇孽所擾不可居
遂廢為馬院第二將下田俊常隸宿其間一日羣輩盡
出俊獨留繫所乘馬於廡下且取隨身衣服貯於小篋
挂梁上以防草竊方解衣將寢忽一鬼朱髮青軀高七
八尺自外入解其馬絆俊大聲叱之鬼捨馬趨寢所俊

怖甚擬趨避而無路可投鬼捩俊髻至寨門呼閹者啟
閹者曰統制約束軍門不許夜開門已下鎖了鬼曰
汝不開門我自從門上過即挾俊騰空出至西湖畔方
家谷龍母池邊大木下自坐盤石而置俊股上沃池水
濯洗又掬泥塞其口若欲啖食俄一老叟白袍方帽杖
策來咄鬼曰汝陰下小鬼輒欲恣食生人豈不累我紛
爭不已叟舉杖擊之鬼搦杖與相拒良久叟力不能勝
之撐拄未決復見一長僧貌古恠頂僧伽帽持錫杖擊

鬼鬼始弃而竄俊時裸袒無衣叟命取其所服者須臾而至皆篋中物也俊未暇致謝叟與僧俱不見矣明日院中失俊遍尋訪之得於昨夕水次扶以歸病十餘日乃愈寨內由此建立僧伽塔相而奉事焉

翟八姐

江淮閩楚間商賈涉歷遠道經月日久者多挾婦人俱行供炊爨薪水之役夜則共榻而寢如妾然謂之孀子大抵皆土倡也上饒人王三客平生販鬻于廬壽之地

每歲或往來得孀子曰翟八姐翟雖為女婦身手雄健
膂力過人其在塗荷擔推車頰肩繭足弗以為勞壯男
子所不若也性又黠利善營逐什一買賤賣貴王獲息
愈益富錙銖收拾私所蓄藏亦過千緡密市黃白而更
無姻眷年且四十欲謀終身計王客狡詐大駟也雖醜
鄙其色而以財貨動心誘之以為妻翟罄橐中物畀付
他日將渡江先一夕同宿旅舍未旦先起挈裝齎登舟
趣解纜及翟至水濱其去已遠悲慟移時念進退無門

徑赴水死王遙望見焉良自以為得策遂歸故里治生
業建第宅以居奉養侈於其舊有二稚子甚敏悟正戲
舍傍一僕宿怨其父操刀盡殺之自是家內恠興見婦
人軀幹絕偉儼類翟氏尊羣鬼嘯妖或中夕擊鼓鏘金
千態萬狀室中几格器皿羅列于庭長子頗憤怒命術
士治之不息肆言呼天迨於謗侮因醉毆人死僅貸命
黥配嶺南獨次子在又與衆不逞為腹心交杯酒忿爭
亦為所害王哀顧愁苦而終妻貧發餓死暴尸不克葬

屋入于宗人之家

吳太尉

觀察使吳超河北人從韓蘄王軍為大將乾道中知楚
州都統淮東賦性戇直而不與人作怨仇庚寅歲自京
口遣駛卒李文往錢塘文還至常州之西境遙見旌麾
塞道如戎帥威儀趨避路左忽聞人呼其姓名文匍匐
再拜仰視之乃使主太尉也笑語問勞備至文曰不審
太尉欲何往得非奉詔入朝乎曰吾被上帝命差充平

江府崑山土地即日赴汝速歸為我轉語宅中說我路上安樂一行人都平善教衆宣贊各向前又命從吏持官券兩千犒文作路費文謝退兼程而行及家則知吳已下世數日方悟所見皆陰兵云

夷堅志乙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夷堅志乙卷二

宋 洪邁 撰

大梵隱語

常熟寓客曾尚書下世已久有四子淳熙元年春夢告其
長縣丞曰我被天符為福山嶽廟土地方交承之始闔府
官僚當有私覲禮不可廢吾東書院黑厨內佳紙數千張
可盡以付外染黃印造大梵隱語敬焚之毋忽吾戒丞既

覺未以為然又見夢於仲子仲以扣所知鄭道士曰大梵
隱語是為何經文吾不識也鄭曰此乃度人經之末章取
示之仲笑曰無甚緊要顧何足為冥塗助亦不肯用父言
已而叔季同夕感夢二子嗜酒荒怠略不經意邑有陳秀
才素游曾公門夢尚書至怒罵諸子以不孝欲愬於上帝
痛治之陳不待旦趣往告猶且信且疑至三月二十六日
邑人羣詣廟下曾之季子與三四少年縱觀行經西廂遇
一婦人絕美注目諦視乃尚書也凝立庭下顧兩鬼捧仆

地剝其衣叱曰不孝子尚敢來此四傍往來人皆見季呻
呼楚痛若不堪主廟吏炷香為致禱命左右送以歸迨反
室昏無所知舍中百物皆無故自相觸擊必碎乃止明日
縣丞邀法師陳國潛至家使施法禁禦遂陳召集將吏側
問曰非祟也乃尚書公以四子違命請於天而罰之陳令
排備酒饌設席堂上祝而祭焉家人悉見亡靈出現與陳
對席陳懇祈數四於是得釋季良久而寤流汗亘體盡以
所見為三兄及陳言之即日印此經五百本焚獻謝過

茶僕崔三

黃州市民李十六開茶肆於觀風橋下淳熙八年春夜
已扃戶其僕崔三未寢聞外人扣門問為誰曰我也崔
意為主公急啓闕乃一少年女子容質甚美駭曰娘子
何自來此是李家茶店耳豈非錯認乎曰我是左側孫
家新婦因取怒阿姑被逐出中夜無所歸願寄宿一宵
崔曰我受傭於人安敢自擅女以死請不肯去崔不得
已引至肆傍一隅授以席使之寢久起就崔榻密語曰

我不慣孤眠汝有意否崔喜出望外即留共宿雞鳴而去繼此時時一來崔以人奴獲好婦愜適所願不復詢究本末一夕女曰汝月得顧直不過千錢當不足給用袖出官券十千與之其後屢致薄助崔又益喜兄崔二者素習畋獵常出游他州忽詣弟處相問訊寄寓旬餘女杳不至崔思戀篤切殆見夢寐乃吐情實告兄兄曰此地多鬼魅慮害汝命宜速為之圖崔曰弟與之相從年餘且賴渠拯恤義均伉儷難誣以鬼也兄曰然則知

我至則絕跡何邪崔曰正以兄弟妨嫌於禮不可兄曰
彼每至從何處出入曰入自外門由樓梯而下兄是晚
捨去取獵具捲網數枚散布之抵暮再來伏於隱所三
更後戛然有聲急篝火照視得一斑狸長三尺死焉
兄曰是物蓋惑吾弟者焉剥其皮而烹其肉崔慘沮悽
淚不能勝情異日獨處室中覺異香馥烈一女立燈下
大罵曰我與汝恩意如此兼數濟汝窘乏何為輕信狂
兄之言幸我是時未離家僅殺了一婢壞衫子一領而

已崔遜謝女笑曰固知非汝所為吾不恨汝駐留如初
至今猶在

羅春伯

羅春伯點撫州崇仁人淳熙甲午就館於邑人吳德秀
家受業者數輩吳夢館之西有物類狗起於芭蕉叢下
已而兩角嶷然奮身飛躍歷舍東升于天光粲然照
耀遠邇鱗脫甲委墮滿地方審為龍也覺而喜徧以告
人不知為誰祥應比秋試獨羅中選其所中居正在邑

西未試前與一友同行占嚮卜約以首語呼為友證次者為羅證訓約方定聞路人回顧曰來不得友即失色又有相謂曰桂枝香盖用四平語呼其侶共歸也是歲友黜羅次年廷策為第二人初名維約字伯高肄業於郡城西南之別墅夢報榜者至名乃點也遂更之以乾道戊子獲鄉薦又夢到官府閱金書扁榜中有兩舉登科四遭薦達八字竟兩到省闈幾冠多士春秋四十五超佐樞庭然未兩月終於位所謂四達之兆茲未能曉

楊証知命

臨川楊漢卿幼年習童子舉無所成名侵尋弱冠夢入
自門呼曰楊証也做官覺而自喜適淳熙庚子秋試遂
書同音數字信手拈其一得証字即更名而字子諫果
中貢籍明年擢第証素能談命所見出他術士意表是
時東赴省數與同塗樂紹先言曰吾必登科正恐死不
久脫或下第庶可少延然為功名之心所驅卒入試試
罷還家夢促裝復東志曰吾跋涉千里息肩未幾而又

行役其何以堪母釋之曰吾謂汝辦轎乘以往勿憂也
寤而捷音至証文思如傾河日能作萬言廷對前忽困
目赤痛僅得成章而出鄉人之善者相為惜之迨唱名
墮于末甲才壓一名待銓竟調潭州善化主簿須次及
到官數月而卒

黃若訥

黃若訥自字敏仲邵武人寓居臨川淳熙十三年冬入
都赴省試中塗貪程暮到旅邸行商走卒充滿其間無

可棲泊之地黃謂店主者曰昏暗如此欲前進不得苟
不見容納將使我安之邪主者不得辭旅空一室與之
處室距主翁家不遠翁夜夢黃龍從外至以爪抉門入
蟠踞中堂光焰赫奕驚而寤疑必有貴客在店未黎明
起訪焉歷視十數客皆不足當獨黃君為士子意其非
應是也又問知姓黃益自信戒僕俟盥櫛畢茶湯詣之
為話宵夢乞誌之于壁黃固心喜然亦不敢率爾力拒
欲弗聽翁退復遣二兒來皆儒衣冠度不可已乃勉書

數語而去暨來春揭榜則遭黜或人云龍雖貴證尚爾
沉鬱蓋未即日騰趨飛天也黃失意留連舍于張定叟
侍郎之館時有南舉先生者道命術多中往扣之卦成
南曰好命只是事事遲好更三年後却做官但有一慮
尊府君恐有不測宜急歸是時黃老父在家適得信報
其抱病聞南語瞿瞿不自安即日西還至中天果卒黃
當勉舉可應之庚戌試而正月在禫制中計無由可及
會有旨以首春雪寒恐遠方而來者愆期特展鎖院半

月於是兼程而往于大院期已不及鄉人為委曲作道地以門客避嫌試別所遂登科黃龍之祥未知驗於何日也

吳虎臣夢卜

吳虎臣曾博聞強識知名江西為舉子日謁夢仰山欲知科第遲速其夜夢紅衫女子執板而歌覺而不能省意但記一句曰尋春不是探花郎是後竟不第而以獻書得官吳奉紫姑神甚謹每言事多驗邑人吳仲權謚

將調官請扣所向箕箒既具但畫龍與羊各數四虎臣
曰龍者君象羊者仕塗祿料也子必面君登朝矣仲權
曰鑑乃一選人名位甚卑安得有此望虎臣曰曾以布
衣猶被召對況于已在簪裳之列乎神言有證當不謬
矣仲權私謂辰未年或可奮發及赴任乃注龍陽丞

黃五官人

紹興中辛亥歲豐城縣農夫夢一道人持龍錢一文付
之曰倩汝送與黃五官人農對曰本鄉秀才姓黃第五

者非一不知將與誰道人曰某里巷居者是已既覺茫然不曉其旨亦不為人言翌日采薪於山果得錢蓋工所鑄符篆相屬者猛憶夜夢雖異之而未暇持送次年士子將逼秋試復夢前人告曰吾向時托汝送龍錢與黃五官人何得遺亡當即送之若不如我之戒必加禍於汝農驚懼而寤四體洒淅若被疾然悟此錢為祟立往彼處所謂黃生名竑捧接甚喜謂青錢中選而神龍變化也未幾赴府請解竑習春秋已為考官所黜同院

建昌教授包履常得其論卷愛欲置諸待補小榜令鈞
前後兩場草卷參讀見首場經義批抹數十條不可復
收乃攜謁本考官共議將令再謄錄其人閱所黜義大
悔前失而當在薦級者已定包曰舉人燈窓勤苦一戰
而弗易亦大可惜其人曰前所見一失繆誤致爾非君
見臨幾失一士過不憚改惶恤其他遂取已入等者摘
其疵病置于待補之冠而以茲居第三竟登癸卯第

邵武試院

淳熙十三年秋八月邵武解試十五夜謄錄院遺火舉
子文卷亦多被焚藝明日入試者相率共治羣胥簾內
亦令捕捉皆奔迸隱處或跼伏梁上至夜不敢喘俄見
一黑物從空而下狀貌如鬼攜當三錢二十餘遍歷視
案時有喜色輒置一錢案頭而去既畢持杖繞廊下擊
諸坐人之不得錢者或身仆或筆墜而舉子了不覺更
自念豈非得錢者豫薦而遭擊者當黜乎因默志其平
日知識十數人以為驗迨揭榜果與所料同然則名場

得失當下筆作文之時固有神物司之於冥冥之中無得以考校論工拙也

涂文伯

宜黃涂四友字文伯幼喪母其父光不再娶與四友及長子四岳皆清居陋巷茅簷蕭然自足紹興庚午之春四友晝寢夢婦人姿容靚麗引右手示之乃金字題詩兩句曰秋舉君須中危科子必登又引左手示之亦金書六字曰文伯之妻杜氏既寤以白父兄是歲秋闈榜

出果中選郡人杜學諭遣媒妁來議欲妻以女資裝殊
不豐悟夢告先兆即就其約遂登辛未科仕至柳州守
與杜氏偕老焉

王茂升

王益字茂升崇仁士人也紹興庚申與其兄茂謙溼祈
夢於仰山廟夢人與之曰君姓名不在張九成下覺而
甚喜謂異時科第巍莪當如張公既獲薦以壬戌春赴
省試時貢闈在下天竺寺既入試其設案處有前人題

名張九成三大字適當坐右意必符昔夢愈益喜然是
歲乃不利蓋神所告但指坐次云初茂升父國光尚賓
嘗夢空中挂巨榜一人從榜言曰此君家子孫及第時
賦題也杳茫髣髴不可盡覩僅識其末一美字乃諭子
弟凡美字可作題目者皆當牢籠又適作堯舜文王為
正道論意若未愜更易者數四茂升蹭蹬至丙子歲旦
得開元一錢於道中光潔可愛私念曰吾今年當免舉
而以元日得錢豈省場策問及此邪於是精考錢幣本

末廣為之備丁丑到省試其賦曰兼聽盡天下之美論
題正昔日所作策首篇問泉貨遂登科國光茂謙前此
已擢第矣父子繼踵為儒家所歆豔惜其宦塗不大也

周氏三世科薦

撫州懷仁小邑也士人獲鄉薦者前後唯三人而皆出
周氏曰召字彥保其子曰龍章字冠卿孫曰孝若字君
舉孝若初名某淳熙丙午春夢報榜者至以杖荷席囊
喏拱立于右階之所既揭榜乃不在選中友人袁公輔

夢有解帖兩道至其一為袁世成一為周孝若且托袁致之于周所袁以與周已酉秋闈皆易名入試遂俱薦送而持榜惡少年衣裝舉止與所立處儼同昔夢無少差

黃溥夢名

崇仁黃溥初名某久游場屋淳熙九年秋七月夜夢報榜人至亟出觀之惟著燕服不類走卒狀而二兄皆白袍列立黃詢仲兄曰得者為誰曰汝也名為何曰溥夢

中不曾問若何書字旦而誌諸壁念同音非一莫知所
從擬欲用普字而未決其友夜夢人持解榜報來長子
豫薦書崇仁唯得一人黃姓而名從水黃私自賀曰李
君之夢其造物欲贊吾溥字之疑次年更此名請舉遂
中選李之長子果同升云

夷堅志乙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夷堅志乙卷三

宋 洪邁 撰

安國寺僧

饒州安國寺僧據莊園地池之入資用饒給勝于他刹
名為禪林而所畜僧行皆土人相承以牟利自潤僧妙
辨者尤習為不善於持戒叅學略無分毫可稱衣鉢差
厚寶護之如頭目紹興甲寅五月以病死臨命之際喉

中介介若貪戀不忍捨之狀寺衆在傍觀之知其昏於
篋匱精神混亂所致既絕就斂行者法珍守其柩未及
舉焚六月旦日將黃昏法珍方爇燭拈香覺左右前後
履聲窸窣四顧無所覩頗懼焉且二鼓寐未熟見妙辨
從壁中徐徐而來貌如生時手拍供案彈指長吁又往
發遺篋周視所貯復闔之繼徹闕啓戶旋亦闔之作怒
推壁兩堵砉然而摧珍大駭呼救乃滅迹由是感疾幾
死主僧命厥侶奉柩出城焚之而悉斥賣其物為修薦

馬恠變始息

劉氏僦居

忠順官王成為饒州指使而卒其妻劉氏自故居城隍廟西巷徙於牌樓南僦鍾氏卽舍先是郡吏李生寓焉病瘵癘不勝煩躁赴井死鬼數出空屋為恠鄰民多知之劉氏以賃直少且不審前事既徙入便聞剝啄嗟吁之聲始訪得其故於是取北斗經置井盖上舉家盡夕不寐明燈待之二鼓後見井盖自舉起一人從中伸兩

手攀欄裸出拈經戲弄大笑曰縱使是北斗經將如我
何復反諸元處緩步往前門咳嗽數聲而還劉家人怖
懼相抱而坐良久隔窻扯人衣裾彈指常歎盤旋過夜
半乃奄冉趨井中次夕復然劉亟移去自是無人敢卜
居

景德鎮鬼鬪

淳熙元年初夏浮梁景德鎮漁者設網於鄱江天色亭
午景物清和水波不興正往來投餌俄頃迅風大作冷

氣如深秋漁拏舟趨伏澣岸忽見偉男子百餘輩皆文
身椎髻容貌魁昂盤旋于沙渚一巨人青巾綠袍褐鞞
玉帶持金瓜坐繩床指呼羣衆分為東西兩朋各執矛
戟刀仗互前鬪擊其勇如虎格格有聲久之東朋獲勝
退立少息西朋負敗而走悉化為牛浮鼻而渡東隊鼓
譟追襲震搖太空牛既渡從橫散佚不知其所如是歲
近境疫癘從縣鎮以西比屋抱疾而東村帖然始悟漁
者所見向日爭戰而勝者里社之神其奔敗化牛者瘟

鬼也

狃千一郎

淳熙庚子秋余鏞仲庸赴饒州鄉舉還家貢闈未啓之前其僕程信夢報榜數人懷小帖云至余知府宅纔入門又出曰錯了錯了自是狃千一郎耳明日又語鏞鏞不樂千一郎者其族子知權雖能作程文然學藝出鏞下狃者里俗戲相標謔憨癡之類也及九月十日榜至果先訪鏞家徐以為誤而識知權處得酒一壺飲竟而

持正榜者來乃鏞薦送蓋造榜者之際偵人例以小紙
疏舉士姓名匆匆探蹟或以預選則絕指為證以故妄
謬者多有頃知權來賀鏞慰拊之而償其所犒酒

余榮古

樂平余榮古乾道中以歲饑流泊淮上偶得五雷法稍
習行之時村落耕牛多病疾往治之輒瘳頗獲酬謝可
以餬口因是居焉淳熙己巳暫還鄉其族姪知權妻詹
氏者父母適如淮地知權與妻送之妻還舍感疾妄言

謔語如狂如癡不復省人事乃招榮古視其狀及行法
考召蓋詹之先亡也榮古顧曰可縛起病者時卧房內
便舉手前向宛若受縛繼使鞭訊則又叫呼服罪徐諭
之曰汝是詹家祖先自合隨子孫住處受香如何敢擅
入他人門庭且作殃禍吾念汝係姻親未欲致法宜速
去即謝過請釋放許之俄頃間病者平如常

余尉二婦人

樂平余嘉績再娶徐氏攜故夫程氏子來為娶婦徐

氏性嚴急日夜詈責苛峻婦不能堪遂自縊死又一婢
因為小兒烘鞋火誤爇封帛遭痛杖亦繼死後數歲
當紹興五年六月嘉績將赴峽州遠安尉庖妾于屋末
置梯覆醬缶甫登一級失足墜即不作聲但兩手執梯
舉領掛梯齒老媪見而呼之弗應就視之面色或青或
赤痰喘如曳鋸屹然不動扶與歸灌以湯飲到曉略不
寤余族子泰亨頗能行符法使驗治之喘雖稍定而曹
騰如昔泰亨曰是為鬼所祟非我所能驅禳也去此二

十里有彭法師者精習三壇正法宜急呼之於是走僕
竟夜邀之彭至篆符喫水步罡誦咒移時乃蘇言記得
纔上梯時見兩個婦女來便搦我咽喉頓于地覺神志
迷罔冥冥隨之去抵大宅庭宇高煥堂上鋪設筵席酒
器羅列盡金銀也引我入厨貯鍋內菜羹與我聞賓客
飲笑聲甚驩如經一夜俄外人奔入呼曰天師喚乃得
歸始悟二鬼蓋故婦及婢也

董絳兄弟

余鎰伯益之女嫁餘于董緯緯赴鄉舉泊舟東湖嘗謁
余姊壻徐大聲徐往報之日董僕辭以出徐望緯故在
船上偃然自若以為皆余氏壻已為尊屬而無禮如是
怒罵極口其人儼若不聞徐還至城門則與緯遇相迎
揖敘致徐猶懷憤不已但訝其適方坐船上何以能遽
來朋輩為言緯兄弟孿生顏狀如一偃然者乃兄耳始
愧而大笑此與前志所書豫章道人婺源行者事甚相
似也

周狗師

岳州崇陽縣村巫周狗師者能行禁禱小術而嗜食狗
肉以是得名最工於致雨其法以紙錢十數束豬頭雞
鴨之供乘昏夜詣湫洞有水源處而用大竹挿紙錢入
水謂之刺泉凡以旱來請者命之列姓及田疇畝步具
于疏內不移日雨必降唯名在禱疏者得雨它或隔一
塍越一塹雖本出泉處黃旱自若村民方有求時先持
錢粟為餉未能辦者至牽牛為質及應感則齎錢贖取

之周所獲不鮮然但以買酒肉飲啖所居則茅屋一區而已其所刺泉穴或源水即時乾竭懼為彼民所抑故必夜往邑宰常苦旱並走羣祠了不嚮荅呼周使禱周曰請知縣與佐官皆詣其所須攜雨具以行恐蒼卒沾濡無以自蔽宰勉從之施法甫畢大雨至臨川眼醫鄭宗說嘗游行到岳識其人悔不捐橐裝傳其術也刺泉之法方策不載他處亦未之有

妙靜道姑

余仲庸初病目招臨川醫鄭宗說刮障翳出次于舍傍
徐氏菴廬蓋法當避翳塵以護損處時十一月中憇泊
甫定于門遇一道姑負月琴貿貿然前來僅能辨衢
路向前揖不去問為何人何自而至對曰妙靜只是餘
千人尋常多往大家求化不幸有眼疾見鄉里傳說官
人迎良醫到此是以願見之但妙靜行丐苟活囊無一
錢乞為結一段姻緣使得再見天日余惻然命僧童引
入窻下留之宿時已昏暮將俟旦拯視童見之甚喜燒

湯與濯足時時以微言挑謔迫夜置榻偕宿明日呼之
出鄭曰此名到睫睫毛入睚所以不能覩物治之絕易
然亦須數日乃可了余語之曰汝是女子住此有嫌汝
不過有眠食之慮吾令汝往田僕家暫歇以餉飼汝其
人笑曰妙靜乃男子非女也余察其行步容止語言氣
味為婦女不疑不欲逆詐竟喚僕導之彼舍徐徐訪之
果一男子耳平日自稱道姑徧詣富室或留連十餘夕
其為姦淫不一而足至是方有知之者

龍漩窩

樂平縣西三十五里地名龍漩窩相傳以為昔有龍從地出陷為汚池不知其何歲年也紹熙歲甲寅七月十八日天大雷雨白晝晦暝人對坐不相覲皆謂昏暮已而廓然開霽日脚銜山視官道傍桑園中一穴氣蓬勃如烟霧少頃有從二里外至者云正見此處一大龍夭矯幾百餘丈擎空而升觀者蓄縮驚懼累日始定以小繩數十丈矻石墜入穴內不得所止是歲十一月余仲

庸過焉聞父老言即詣其所穴口徑可二尺許涵水極
清澈愈下愈廣猶有白氣出于外距舊渦纔百步此地
去江湖遠而神龍居之不可曉也

小隱蛇

文安公小隱園在妙淨寺南其西偏地勢幽僻久不平
治蔓莽極目紹熙五年七月二十圃人徐三以正午酌
水放甕見二犬共擒一蛇大如柱其長五六尺蛇回頭
反齧其領一犬徑銜蛇頭吞嚼喉間滯凝不能伸縮復

為蛇齧舌遽吐之俄頃犬死其一亦遭毒不踰時斃蛇體黑花方紋間之遍身生毛茸茸然名為鐵甲五步蓋蝮也

朱五十秀才

朱仲山者鄱陽人本憲臺小吏後謝役讀書為士稱五十秀才居于上巷紹熙五年八月四日晚俄風起雨下電光雷聲繞其室甚久一更後聞空中語曰往田頭收未了又有問曰在甚處應曰章田也語畢倏然黑氣如

曳帛穿西北去光響寢息家人旦起見屋瓦皆破碎是時朱乃在莊數日監割稻妻慮必致天譴邀天慶道士張在一往禳謝張曰是天威也吾不敢行午後一僕來言秀才昨夜遭雷震死矣朱平生臨財慳吝不與人為周旋然未聞顯惡既罹禍酷或疑為胥時必有隱慝云其壻陶生在城中聞之奔往視之還家兩日亦死朱將葬之日送喪者行田塍畔忽遭雷怖皆俯而竄伏至十月六日雷復震出其柩妻命僧誦經作懺哀祈所有變

異久而未息

諸湖僧

鄱陽諸湖寺僧夜夢人告曰須用三盞水煮過言之至再寤而不能曉明日一童持白草來大如桶曰得於後山樹下僧喜即命煮之初用水一升許踰時皆乾草偃然如生又益以水至于三不熟僧忽憶昨夢疑其異物喚童負鋤就所生處纔二尺見一菜花蛇蟠穴內已死而口中猶出氣正蒸薄于上遂成草傍有小柝甚多村

民采食之一日間死者三人寺僧盡脫此厄夢之靈如此

洪季立

洪烜季立生於元符己卯至紹興丙子歲五十八矣六月某日蚤起招館客從姪喬語之曰吾夜得佳夢宜賀我昨夕正熟睡間見神人拊背而笑曰爾壽數本止於六十八緣近有陰德幽冥所重遂增十年未暇扣其何事瞿然而寤然則吾春秋幾至八十自今以往猶有二

十年優游田里可謂無望之福矣喬相與誦歎纔擬召親黨置酒為慶是夕雞鳴時忽得疾暴下迨明日午不起視神告之數乃減十年惡鬼侮人如此

彭婦棺

從姪孫侶之婦彭氏紹熙五年八月下旬生子不成而死彭婦得病危甚侶之父以事留金陵伯父蒙之為置棺且豫漆飾凡為錢百千經旬病少間蒙念凶具留家不祥議轉鬻之以供藥餌費既有王三郎者酬直矣九

月七日正午蒙假寢夢老叟長七尺自外策杖來謂曰
此器便欲用切勿妄動爾何情急若此萬不如意倉
卒間如何尋覓蒙覺而駭之急遣童問訊則病者勢已
變徙三日而亡

夷堅志乙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夷堅志乙卷四

宋 洪邁 撰

衢州少婦

衢州人李五七居城中本巨室子弟後生計淪落但為
人家管當門戶紹興戊辰歲三月夜天氣清潤微雲遮
月獨卧小軒若有捫其面者驚而起以為天且明適欲
詣郡陳牒即具衣冠疾步抵譙樓下聽更鼓纔三通覺

神宇不寧彷徨無所留往來於班春堂前鶯聞奇香襲
鼻俯仰窺覘見堂內隱隱有燈火光益恠之謂夜半間
安得有此登階親望乃一少婦約年十八九自攜小燈
籠倚柱獨立恣態絕豔含笑迎揖曰郎君萬福李遜謝
應諾婦問曰今日候府君投詞狀否李曰然不審娘子
為誰家人何為而至曰我即城東丘秘校妻也嫁纔數
月不幸夫亡居室一區遭鄰里凌暴欺我甚恚不能訴
故不免告官儻非冒夜以來必將為所邀阻於勢當爾

李正悅其貌又言語楚楚可傾聽四顧無他人情不能
遏試出微詞挑之欣然相就攜手入室繾綣少焉東方
已白郡既領訟牒矣兩人候判畢別去婦約今夕再用
此時未及期復遇遂荏苒踰三旬李生家訝李連日宵
行疑必有淫泆之過以告亡賴輩俾捕之得於班春堂
後恰與婦寢呼譟其前皆就擒婦掣臂啾啾作聲化為
青狐奔而出衆駭追之茫無所覩矣

人遇奇禍

人有遇竒禍非思慮防虞所及者紹興中諸大軍在淮浙每歲五六月則出庫甲磨瑩之鎮江將官某正以鐵錐穿竅同列在傍戲爬其腋下某將不覺舉手引避錐遂入左眼中貫其睛突出悶絕移時稍蘇竟以失明落軍籍頃予見之於建康親聞其語饒城民嚴四治圃澹津湖之南蹲踞種韭布視穿破一犬忽從後攫其陰囊食一腎嚴墮于血中鄰人奔救越兩日方能知痛福州閩清縣小兒年八九歲遺糞野田間猪來食穢遂并兩

賢遭噬僅得不死瘡既愈一竅如猪口便溺皆從此出
黃雍父養以為僮攜之來鄱陽

小紅琴

天台王卿月字清叔生於紹興中敏悟多藝云能琴棋卜
筮音律射醫無所不妙解有琴一張絕佳殊自寶惜自
起居舍人出牧淮西至淳熙庚子年四十有三矣在鄉
里夢一道士霞裾雲帔氣拂霄漢才見即與之琴王驚
喜捧翫乃已物也笑之謝曰是吾家所藏何必爾道士

曰舍人徒有此琴未識其意因覆琴底龍池示之中判
八字曰一紀之年事在小紅方擬扣其旨而寤漫書于
策亦不復省錄紹熙壬子自瀘南召還為宗正少卿從
牙僧得一善奕小鬟問在家時名為何曰小紅也猛憶
昔夢而相去恰一紀鬟既工於技又能七絃遂倍常價
買之而畀以所寶者嬖寵甚至纔兩日被命使金國王
因精五行以是歲運限衝擊不願往辭之再三不獲至
七月七日出國門到姑蘇疽發背間至京口浸劇未及

揚州十里而卒臨終遺言報其家使即遣襲父母處淮人諺云揚州十里小紅橋歸又與夢合初在瀘南好激賞兵卒浸淫無藝真去瀘南時兵儲為空後任張考芳不能繼每從鑄減坐此遭竒禍淮蜀東西數千里而兩人之亡皆七月十二日吁亦異哉

優伶箴戲

俳優侏儒固伎之最下且賤者然亦能因戲語而箴諷時政有合於古矇誦工諫之義世目為雜劇者是已崇

寧初斥逐元祐忠賢禁錮學術凡遇涉其時所為無論大小一切不得志伶者對御為戲惟一叅軍作宰相據坐宣揚朝政之美一僧乞給八年遊方視其戒牒則元祐三年者立塗毀之而加以冠巾一道士失亡度牒問其披戴時亦元祐也剝其羽服使為民一士人以元祐五年獲薦當免舉禮部不為引用來自言即押送所屬屏去已而主管宅庫者附耳語曰今日於左藏庫請得相公料錢一千貫盡是元祐錢合取鈞旨其人俯首久

之曰從後門搬入去副者舉所持挺杖其背曰你做宰相元來也只要錢是時至尊亦解顏蔡京作相弟卞為樞密卞乃王安石壻尊崇婦翁當孔廟釋奠時躋配享而封舒王優人設孔子正坐顏孟與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僅蒙公爵相公貴於真王何必謙乎如此遂揖顏子顏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為明世真儒位地有間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

位起安石惶懼拱手云不敢往復未決子路在外憤憤不能堪徑趨從祀堂挽公治長臂而出公治為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別人家女婿其意以譏下也時方議欲升安石於孟子之右為此而止又嘗設三輩為儒道釋各稱誦其教儒曰吾之所學仁義禮智信曰五常遂演暢其旨皆采引經書不雜媒語次至道士曰吾之所學金木水火土曰五行亦說大意末至僧僧抵掌曰二子腐生常談不足聽

吾之所學生老病死苦曰五化藏經淵奧非汝等所得
聞當以觀世佛菩薩法理之妙為汝陳之盍以次問我
曰敢問生曰內自大學辟雍外至下州偏縣凡秀才讀
書者盡為三舍生華屋美饌月書季考三歲大比脫白
掛綠上可以為卿相國家之於生也如此曰敢問老曰
孤獨貧困必淪溝壑今所在立孤老院養之終身國家
之於老也如此曰敢問病曰不幸而有病家貧不能拯
療於是有安濟坊使之存處差醫付藥責以十全之効

其於病也如此曰敢問死曰死者人所不免唯窮人無所歸則擇空隙地為漏澤園無以斂則與之棺使得葬埋春秋享祀恩及泉壤其於死也如此曰敢問苦其人瞑目不應陽若惻悚然促之再三乃蹙額答曰只是百姓一般受無量苦徽宗為惻然長思弗以為罪紹興中李椿年行經界量田法方事之初郡邑奉命嚴急民當其職者頗困苦之優者為先聖先師鼎足而坐有弟子從未席起咨叩所疑孟子奮曰仁政必自經界始吾下

世千五百年其言乃為聖世所施用三千之徒皆不如我顏子默默不語或於傍笑曰使汝不是短命而死也須做出一場害人事時秦檜主和議聞者畏獲罪不待此段之畢即以謗褻聖賢叱執送獄明日杖而逐出境壬戌省試秦檜之子熺致昌時齡皆奏名公議藉藉而無敢輒語至乙丑春首優者即戲場設為士子赴南宮相與推論知舉官為誰或指侍從某尚書某侍郎當主文柄優長曰非也今年必差越問者曰朝廷之上不聞

有此官員曰漢梁王也曰彼是古人死已千年如何來
得曰前舉是楚王韓信彭越一等人所以知今為彭王
問者嗤其妄且扣厥背笑曰若不是韓信如何取得他
三秦四坐不敢領略一闕而出秦亦不敢明行謹法云

葉氏庖婢

永嘉葉正則為湖北安撫叅議官有庖婢忽懷妊疑其
與童僕私通而此婢為人村戇持身甚謹置不問已而
滿十月生子暗中不作聲捫其體凍冷無氣取火燭視

則泥塑所成者持而擲棄之一老翁跟而至連呼曰吾兒也不可棄就地抱挾之而去乃知其為土地祠中鬼物云葉氏亦不復扣所以

三朵花

東坡集云房州通判許旺世以書遺余言吾州有異人常戴三朵花莫知其姓名能作詩皆神仙異語又自能寫真人有得之者許欲以一本見惠乃為作詩曰學道無成鬢已華不勞千劔漫蒸砂為來且看一宿覺未暇

遠尋三朶花兩手欲遮瓶裏雀四條深怕井中蛇畫圖
要識先生面試問房陵好事家房人至今稱為三朶花
先生或云姓李氏隱於州之福溪巖每戴紙花三朶入
市市人圍繞爭呼之但笑云休打裏休打裏者房人方
言猶云莫要如此也有二三老翁常從之游間入山邀
之曰入城飲酒輒使先去我當便來翁還到城李已先
在迨同詣酒家所沽錢盡而興未已李探手于腰間小
竹篋中取錢索酒至醉三翁竊視其篋空無所有及李

自取依然隨手滿案如是久之忽與諸人告別不知所
屆元隱處石壁塑像猶存郡人祠之其詩云戴花三朵
鎮長春誰識玄中不二門醉裏自傳神自活終當不老
看乾坤尾句或云不知不覺到黃昏蓋每醉時必寫真
雖兵戈之後民家尚有藏之者紹興初江淮劇盜張琦
亦稱三朵花意欲冒其名以惑衆也

焦老墓田

房州西門外三十里有石崖極高峻其下為石室道觀

在其側曰九室宮土人相傳云陳希夷隱於華山時亦常居此地石室乃卧閣也民焦老者居山下陳每日必一訪之且至則二鶴翔空飛舞而下焦氏以此候之傾家出迎具茶果延佇經歲常然一日告去焦曰先生將何之曰吾欲歸三峯耳焦父子強挽留之不可而問曰汝家何所欲欲官邪欲富邪焦曰窮山愚民不願仕倘得牛千頭志願足矣陳笑曰易事也攜與俱行一山後指一穴言異日葬于此當如汝志遂別去及焦老死其

子奉樞宬於所指穴數年間貲產豐裕耕牛果及千頭
迨今二百年子孫尚守其舊業牛雖減元數然猶豪雄
里中鄉人名其處為焦老墓田

再書徐大夫誤

丙志所載徐大夫二誤謂都堂客次遇諫官及在婺州
稱司法老子為精健每用為戲笑偶閱王彥輔塵吏其
末紀乖繆二事其一曰京西憲案行至一邑辱縣尉張
伯豪斥使不騎而步且行且數其所為既入傳舍有白

直虞侯者儉黠人也前白曰提刑適所罵官員乃王陶中丞女壻憲慍然曰何不早告我亟召尉與之坐茶罷乃曰聞君有才適來聊相沮耳詞色俱不變前途易量邪即命書吏立發薦章與之其一曰某路憲至一郡因料兵見護戎年高謂守侔曰護戎老不任事何可容也守侔並默然戎抗聲曰我本不欲來為小兒輩所強今果受辱憲問小兒謂誰曰外甥復問其人曰章得象也蓋是時方為宰相憲乃曰雖年高顧精神不減不知服

何藥戎曰素無服餌憲曰好個健老兒惠酒而去此兩者全與徐大夫相似信知監司上官輕薄郡縣僚吏出語譏誚從昔有之故備載其語以資好事者談助

劉氏女

吉州士人劉伯山之女弟將嫁前一日家人置酒話別天宇晴廓忽驟雨傾注雷隱隱發聲覺有物觸衣裳身驚仆坐上少頃即醒舉體及衣裳悉無所傷唯左足失履衆為尋索得之戶外履幫帛已裂剔出紙一片濶三

寸許有天字滿行蓋此女用小兒學書紙為襯托雷神以其褻慢故取示以伸敬戒云女因是感疾失姻期又月餘乃克成禮

李商老

廬山李商老因修造犯土舉家無問男女長少皆病腫求醫不效乃淨掃室宇令家人各齋心焚香誦熾盛光咒以禳所忤未滿七日商老夜夢白衣老翁騎牛在其家地上忽陷旋没入明日病者盡愈始知此翁蓋作祟

者疑為土宿中小神云

夷堅志乙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夷堅志乙卷五

宋 洪邁 撰

張小娘子

秀川外科張生本郡中虞候其妻遇神人自稱皮場大王授以癰疽異方一冊且誨以手法大概遂用醫著名俗呼為張小娘子又轉以教厥夫吳人張縣丞祖母章子厚侍妾也年七十疽發於背邀治之張先潰其病而

以盞貯所泄膿穢澄滓而視之其凝處紅如丹砂出謂
丞曰此服丹藥毒發所致勢難療也丞怒曰老人平生
尚不喫一服煖藥況於丹乎何妄言如是母在房間之
亟呼之曰其說是矣我少在汝家時每相公餌伏火丹
必使我輩伴服一粒積久數多故儲蓄毒根今不可悔
矣張謝去章母旋以此終婁夏生之妾項生一瘡甚惡
村醫為灼艾努肉隆起如捲頗類捲成花萼或誤為
物觸則痛徹心脅張曰此名翻花腦痔世人患者絕少

吾方書亦不載治法即捨之而去村醫復塗藥線繫托
半日許捲隨線墮然轉手再結至于四五訖不痊凡數
旬妾竟死

張花項

建炎紹興之交江湖多盜張花項戚方尤兇虐張破池
州駐軍於教場所掠婦女無數為官兵所逐不忍棄乃
料簡其不行者得八百人諭其徒曰各納脚子須臾間
則八百女雙足塚壘于庭然後去刑者未即死則叫呼

宛轉經日乃絕戚在宣城廣德盡戕官吏不遺餘張循
王與之苦戰二盜力不能敵始就擒循王責其罪戚曰
主此衆者張統制也方係副將聽其指揮耳循王置之
繼問花項花項笑而對曰命運使得如此今當以不剉
獻相公循王怒其不屈叱斬之首斷而尸不仆戚既獲
免竊位至節度使暮年抱疾困頓中唯與花項應荅花
項所言亦只出於戚大要忿其賣已戚曰自是統制一
時對得錯了以致隕命方何預焉紛紛中竟不起此事

張幾仲為景裴說

顧六者

秀州之東三四十里聚落曰江涇其傍有大聖寺常以
佛殿燈油付一行者率月給若干斤久之輒不及期而
告罄主僧責其乾沒屢遭鞭箠殊以為苦蓋初未嘗為
期也然無由自明但夤夜伺之唯謹一夕聞啓扉遽入
視逢一偉人脫所著金甲正取油適塗四體驚問其故
答曰汝勿怨我我乃近村顧六者家方隅禁神所謂神

七殺者為此老恃富無義廣營舍宇穿窟井地無時暫
寧觸我忌步甚多使我舉身成瘡痂非藉膏油滋潤則
痛楚不可言亦知汝無辜受罰今幸向愈自此不復來
當陰佑汝俾數數為人修供財用以相報行者謝曰顧
老既有犯於明神胡不加諸禍譴曰彼方享頑福未可
問也遂隱不見其後果無失油之患顧老為人獷悍豪
於里閭且御諸子嚴甚呼之語曰吾聞人死之後祭祀
多不克享盍及吾未瞑目時借行喪禮汝輩各衰麻如

儀比靈席為人朝晡哭拜設奠竟百日止其子不忍
豫凶事泣而諫請叱怒弗聽卒如其戒又十餘年始死

南陵蜂王

宣州南陵縣舊有蜂王祠莫知所起巫祝因以鼓衆謂
為至靈里俗奉祀甚謹既立廟又崇飾龕堂貯之遇時
節嬉游必迎以出紹興初臨安錢謙為縣宰到官未久
因闕雨有祈吏民啓曰此神可恃乃為具威儀導入縣
治才升廳錢焚香致敬望其中無他像獨設一蜂大如

拳飛走自若錢素習行天心正法知為恠妄于是大聲
語之曰爾為蠢蠢小蟲當安窟穴那得憑託妖祟受人
血食吾今與汝約此日之事理無兩全爾實有靈宜即
出螫我雖死不憚苟為不然當焚爾作灰以洗愚俗語
畢蜂如不聞錢固已蓄乾荻命積於庭下緊閉龕戶昇
出加爇蜂在內喧咆撞突聲音哀怨頃之煨燼無餘遂
并火其廟邑人自是不敢復言讜字元直女嫁方張
子裴弟方壻也談其事

楊戩館客

楊戩貴盛時嘗往鄭州上冢挈家而西其姬妾留京師者猶數十輩中門大門悉加扃鎖但壁隙裝輪盤傳致食物監護牢甚有館客在外舍一妾慕其風標置梯踰屋取以入恣其歡昵將曉送之去次夕復施前計同列浸聞之遂展轉延納迨七八晝夜賂學院奴使勿言客不勝困憊而報戩且至亟升屋兩股無力不能復下戩還宅望見訝其非處殆為物所憑崇遣扶下招道士喫

治因妄云為鬼迷惑了不自覺經旬良愈戩固深照其
姦故置酒敘慶極口慰撫客謂事已祕弗泄矣一日召
與共飯竟令憇密室則有數壯士挽執縛于卧榻上持
刀剖其陰剔出雙腎痛極暈絕戩命以常法灌傅藥此
數者蓋素所用閹工也後十餘日僅能起坐喚湯沃面
但見落鬚在盆無數日以益多已而儼然成一宦者自
是主人待之益厚常延入寢閣與妻女同宴飲蓋知其
不必防閑且以為玩具也客素與方務德相善每休沐

輒出訪尋是時半歲無聲跡皆傳已死偶出游相國寺
過之於大悲閣下視其形模容色疑為鬼客呼曰務德
何忽然無故人意乃前揖之客握手流涕道遭變本末
深自咎悔云何顏復與士友接待貪戀餘生未忍死耳
後不知所終

譚真人

衡州道士趙祖堅初行天心法時與鄉人治祟既止復
作不勝怒攝附體者責問之對曰非敢擅來乃法院神

將受其賂是故敢然今去矣趙默自念吾所以主持正法降伏魑魅者賴神將為用也茲乃公受賄託吾將何所倚仗哉欲狀其罪申東岳是夜夢一介胄武士威容甚猛拱手立於前曰弟子即法師部下神將也生時為兵有膂力眾呼曰陳鐵鞭死得為神實隸壇席不能自謹致納鬼賂聞法師欲告岱嶽則當墮北艷無間獄永無脫期願垂哀恕請得洗心以新趙曰吾不忍言汝罪只云不願行此法使汝自回耳其神拜謝而退竟上章

反術議改習五雷而無其師但焚香於譚真人像前冀
獲警言悟越數年復為人考召方便童子照視忽躍然而
起被髮跣足仗劍厲聲曰吾即譚真人也憐汝精勤故
教汝法汝曾有所得否對曰止得四符乃真武傳於世
者神曰五雷符當有七十二道此才十八分之一如何可
以攝服邪妖宜取百幅紙置几上當為汝傳即插劍於
地曰仰五雷判官速傳七十二符限只今畢初不見有
所作為僅一食頃曰符已足命趙取之揭示其紙凡六

十八符每幅畫一符天篆粲然非世間書也趙驚喜捧受再拜起童子亦寤自是術驗通靈癸志所書治衡廟一王者即此也趙秘其事不為外人說其徒游淳濮道人者備言之

傳選學法

傅選為江西副總管時邀臨川王侍晨來豫章從學雷法王甚惡其人然凶德可畏不敢不與但教一大略耳在朋輩中已為高妙選藝成將有所試望僧刹一塔斬

然高出四表即焚符治之少焉火從中起藝為烟燼而塔無所損既而憤王傳不盡術欲募刺客加害王已先知之怒曰彼為我弟子而謀射羿豈宜使滋蔓得志哉於是法飛檄悉追其所部靈官將吏選所行法從此不復神

趙不易妻

趙不易為江陰軍簽判其妻得奇疾烟火食不向口唯啖生肉服飾起居與平日無異而與夫別室寢處趙秩

滿調知桂陽監妻疾愈甚一婢供其使令便覺瘦瘁短氣面如蠟色不半年輒死又換一人往亦然凡死於彼者三每老兵持肉來或從戟門入必怒曰何得經鼓角樓下過棄而不受若自後圃入則受之其後趙君待知封州闕寓居衡州常寧洎到官妻白晝化為虎騰呼而出錢允直與趙為江陰交代聞其事甚詳及守桂陽吏輩尚能言判官侯孝友者亦居於常寧云趙妻乃中官家女不知本何人容貌姝美未嘗妊娠性好潔夫每至

其室坐于椅上纔去即命洗滌三婢之亡皆遭其乘夜
吮血故浸淫絕命

東湖荷菱

鄱陽東湖蓮藕菱芡甚盛薦福寺賴以贍其徒淳熙中
忽萎焉如悴所產花實財得十之三景裴弟游浮洲與
院僧法聰納涼柳樹下扣其故曰為一村巫所焚是以
若此裴恠其語不經頗出言嗤責聰曰向者某村有行
法巫術已成而弟子從之學者必欲觀之乃置一生魚

將祭所事神啓白未竟魚正撥刺遽翻白以死巫慍見于色曰溪之北有枯木為精所憑吾未暇祛逐為德已厚而不顧正法之臨故呈此侮詎容不加誅即寫符飛擲俄頃間遙望火起木中從頭至末悉焚燼魚活弟子又求再詣他所於是為此來寺中人但覺微烟蓬勃繚繞湖面旋即烟止明旦往視荷芰一切萎倒更不可救其為人禍亦烈矣天地神祇照布在上山川之靈固見之了不致誅何也

紫姑詠手

吉州人家邀紫姑作詩適有美女在筭傍因請詠手
即書曰笑折櫻桃力不禁時攀楊柳弄春陰管絃曲裏
歌聲慢星月樓前禮拜深繡幕偷回雙舞袖綠衣閑整
小眉心秋來幾度挑羅襪為憶相思放却針信筆而成
殊不思索頗有雅致也

秀州棋僧

秀州兜率寺僧師豫能醫術而酷嗜奕棋與人賭賽品

格甚低然好之窮日夕不厭乾道九年染疫疾死而復生言被追至官府立庭下有大井當前王者曰誤追汝汝既是僧曾多誦功德經否對曰受性愚不知有此經曰乃世間所謂金剛者是矣對曰此則故能之主者顧坐右取于井中汲出以相付誦至數分主者及一府人皆稽首作禮既畢命一吏送還過廊下吏白吾云此亦有可觀覽處宜相從一行遂到一室案列碁局兩奩貯黑白子而大小極不等吏曰師能此乎吾應之曰甚愛

之正以太低為苦吏曰吾為爾作計但吞一子則進乎
技矣吾欲取白而大者吏不可探一黑而小者使吞焉
隨即驚悟明日病愈常時對奕者來視之索局較藝果
增數等

黃巢廟

柳州宜章縣黃沙峒山勢嶮惡盤紆百餘里為溪峒十
八所皆剛夷惡獠根株窟穴之處出峒口地稍平山上
有黃巢廟不知何時何人所立其前一杉木合抱山下

人每聞廟內聲喏若數百人受令唯喏者則峒民必嘯
衆而叛淳熙中王宣子尚書為湖南帥留意治寇適有
作亂者命統制官楊欽領兵討平之因發火箭焚其廟
且伐其樹臨欲仆有大黑蛇長丈許頂上被髮呀然躍
出為搏噬之狀衆環以弓矢射殺之平治其地為寨以
屯戍卒金鼓之音朝暮響振自是一方獲寧將軍張某
預是役備述其異

一年好處

吳中士大夫園圃多種橙橘者好采東坡詩一年好事
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之語名之曰好處唯陳彥存
構魏塘所居之前一圃獨標曰一年好處頗為春竒時
彥存自中書檢正官出外為江東轉運副使到任恰滿
歲而卒殆成讖云然韓退之詩曰天街小雨潤如酥草
色遙看近却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烟柳滿皇都則
好處二字難專以歸橙橘也

夷堅志乙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夷堅志乙卷六

宋 洪邁 撰

建康三孕

建康醫者楊有成說目擊三事皆婦人異產者桐林灣客邸主人王氏妻年二十九歲紹熙三年八月懷妊臨產生大蛇五六於草上乳醫及夫皆驚走蛇徑出赴秦淮水中遇夜復入其家訪母飲乳天明始去在店居人

悉徙避他舍。九七日乃絕跡。鹽商劉一妻當產不下氣，厭厭且死。有成為診脈，曰：腹內必有怪，宜救其母與藥灌服。至于中夜生子，頭甚大，齒髮長五寸許，兩肉角隆起，滿口十餘牙，白而鋸利。其家殺而投之江，又斗門橋河沿張大哥之婦產一雞，夫持刀斃，劉未竟，婦仍稱腹痛，復誕一猴，亦殺之，包以布縫，以大石舉而擲于深淵。三母幸無恙，不能測致怪之由。

羅伯固腦瘤

春渚紀聞載何次翁生瘤於鼻日以益大過道人於襄陽授以藥如粟粒使是夜徑用針剔小穴寘藥焉俄頃覺藥在內旋轉若游行然迨曉瘤已失去吾鄉羅伯固輩為士人時腦後生一瘤數月後大如半升器不可櫛髮間發源有瘍醫藝絕精遣僕邀迎于家醫塗藥線繫瘤際再匝縛其末剪斷之而出憩外舍踰兩時久繫處痛甚至齧齧衫袖弗堪忍呼其子去線曰寧逐日受苦此痛殆徹骨髓子將奉戒而斷線無餘地欲施手不得

方冬月因卧火閣席上遂熟睡及醒枕畔皆如水沾濕有皮囊一片在傍捫其瘤已不見諸子秉燭就視腦外略無癥痕蓋附著成贅初不相干也

閻義方家雷

汴人閻義方隨父官於鄱陽因買宅以居義方死其子黻習行五雷術而為人儇薄少誠敬先娶嚴陵余氏女經數歲休離之而蓄妾每數月無娠姪逐去前後七八人夜耽著酒色不復於法錄介意紹興中五年六月正

晝大雨氛霧蔽蒙其室蔽之女年十二三歲見白衣老翁丈許心似而入滾大火毬于庭戶女駭顛欲仆翁挈之歸房震雷轟擊一柱一梁皆有損劈痕侏儒盡碎其家先事四聖繪立像嘗為廢下兩馬闕齒至柱處傷像兩目乃令畫工復寫別本為坐像而捲束舊物覆以東坡石刻墨竹是日悉碎烈無餘一轎析如粉椅桌之屬皆然燈架二檠一長一短短者碎而長檠不動庖婢遭火敗面鄰居一婢郭氏亦為殘焰所灼灰埃積地厚寸

許若累年無人居者附近數家屋宇皆搖動黻憂降罰未艾招王仙壇場道士醮謝王蓋素行雷者語之曰此法中神祇威猛吾羽流清淨猶常常戒惕豈君塵俗輩所應用心凡所傳文書之類且以付我不然將獲大戾黻懼而從之且上章謝罪繳納方法誓不復敢行初黻之女兄為母楊氏鍾愛招樂平洪野將仕作贅壻是歲秋以病亡臨終與母訣曰此宅蹀躞已久必生變怪宜急徙以避之母不暇如其說未幾有雷禍

茅君山隱士

元豐中金陵大水溪壑暴溢有一木長可及尋泛泛出茅君山中蘿荔蒙冪被以蒼蘚過者不覺其有異也有漁者過於曲渚其氣薰然就視之人也亟走告茅山觀主劉混康劉率其徒至驗之信然為遷於岍側剔荔去蘚從而浴之敝衣凋落如網愕然紺髮玉色方瞳罔罔蹶然而興顧謂衆曰飲我以水既飲復問歲歷對以今某年悵然曰二十年矣余昔歲客真州遇二僧語予曰

觀子風標清峙有方外之趣可以學道然通都囂塵非
棲養之地宜游茅君山以鍊真觀予以無資可游為解
僧曰但從吾行遂同塗以來寓洞中授我收視反聽之
術臨別一方技見授且戒曰融神寂慮勿撓勿畏他日
當復見汝自居於此茫不知晦明寒煖風雷霜雪之變
人間得喪去取欣戚之累方翱翔廣漢之鄉莽蒼之野
俛俛然如偃於巨室而無所覺今寤而偶俗詎可見吾
師邪道流驚異延致齋室朝夕奉香火盥沐謹慎鄉閭

奔趨浸浸聞於郡邑金陵守備禮迎置館舍達官搢紳
日造謁曲拳跽拜以祈養生之方流傳他邦聞者以不
得見為恨而此人本無悟入歲餘志日驕汰間有遺之
果實者稍取啖食或饋以素羞亦喜而弗拒衣衾錢帛
到輒受之至於服靡嚙肥耽嗜醇酒情欲所肆漫不省
擇未幾病死略無他異上官彥衡作傳書其事嘆其以
俄頃之間棄累年之養畔師教捐初心云

因揭尊者

邵武光澤縣龍興院僧師滿紹興十四年十一月夢老
僧百衲支筇跣趺而坐云來自南嶽將赴上官氏供翌
日聞近村富柳守作供十六尊者繼有雲游比丘至彼
室言方適遠塗而行資不裕欲以所藏武洞清畫羅漢
及中尊碑本售於人取視之至第十三因揭尊者則宛然
疇昔入夢之人也滿大歎異謂諸佛慈悲將以堅其信
心遂空囊易之別置于定光園應堂之兩壁因欲少加
潤色為供槃巾鉢之類而力未能及於是宣說夢証丐

諸檀越甫及鄉士上官之才之門則亦先見夢矣之才
謂滿曰子貧無貲吾為子作佛事子勤香火可也乃償
其初贖之價為設標飾益之以家所常事惠應圓覺二
像且增葺其堂李都光祖作記

英州野橋

先公謫居英州無祿粟以食日糴于市郡人或云去城
七十里曰東鄉有良田於是旋空裝買百畝令季弟景
徐往檢校方冬穫稻而先公忽被疾遣僕走報徐弟得

信時已黃昏急馳馬歸行半道馬忽蹉跎縮粟若有所
畏馭者曰近有虎在適月朧明遙望數百步外叢薄中
果一虎弭耳而過馬蓋已見之徐亦怖然思親念極強
加鞭將至城五里許值斷港無船可渡臨淵上下得橫
木經水中謂為野橋遠踐之甚滑不可移足乃跨之而
進手所托處黏腥如飴錫暨到家東方已明他日再經
彼處原無所為橋蓋晨夕蛟螭睡熟以故人履其背而
不之覺或謂誠孝所感得濟幸還且免搏噬之害其危

如此

單于問家世詞

東坡送子由奉使契丹詩末白云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用唐李揆事也紹興中曹勛功顯使金國好事者戲作小詞其後闕曰單于若問君家世說與教知說與教知便是紅窓迥底兒謂功顯之父元寵昔以此曲著名也後大璫張去偽之子安世以閤門宣贊為副使或改其語曰說與教知便是中朝一漢兒蓋京

師人謂內侍養子不閤者為漢兒也最後知閤門事孟
思恭亦使北或又改曰便是鹽商孟客兒謂思恭之父
為販醮巨賈也

真揚慧倡

江淮閩浙土俗各有公諱如杭之福兒蘇之猷子常之
毆爹之類細民或相犯至於鬪擊宣和中真州倡迎新
守於維揚揚守置酒大會兩班妓樂揚州諱缺耳真州
諱火柴頭揚倡自恃會府意輕屬城故令茶酒兵熱火

而有煙焰使小鬟戒之已而不止呼責之曰貴官在大廳上張筵如何燒灰不謹却著柴頭咄置再四真倡笑語兵曰行首三四度指揮何得不聽汝是有耳朶邪沒耳朶邪揚倡大慙乾道中滁州教授考試於揚府既出院赴郡集帥命妓侑觴教授者僮子也呼一倡歌於側怒其不如指誚之曰大府樂籍却山野如此倡徐徐答曰環滁皆山也此客愕然終席不復敢出一語

合生詩詞

江浙間路歧伶女有慧黠知文墨能於席上指物題詠
應命輒成者謂之合生其滑稽含玩諷者謂之喬合生
蓋京都遺風也張安國守臨川王宣子解廬陵郡印歸
次撫安國置酒郡齋招郡士陳漢卿參會適散樂一妓
言學作詩漢卿語之曰太守呼為五馬今日兩州使君
對席遂成十馬汝體此意做八句妓凝立良久即高吟
曰同是天邊侍從臣江頭相遇轉情親瑩如臨汝無瑕
玉暖作廬陵有脚春五馬今朝成十馬兩人前日壓千

人便看飛詔催歸去共坐中書秉化鈞安國為之嘆賞
竟日賞以萬錢予守會稽有歌諸宮調女子洪惠英正
唱詞次忽停鼓白曰惠英有述懷小曲願容舉似乃歌
曰梅花似雪剛被雪來相挫折雪裏梅花無限精神總
屬他梅花無語只有東風來作主傳與東君且與梅花
做主人歌畢再拜云梅者惠英自喻非敢僭擬名花姑
以借意雪者指無賴惡少者官奴因言其人在府一月
而遭惡子困擾者至四五故情見乎詞在流輩中誠不

易得

了奘應夢

鄱陽永寧僧了奘初行脚往廬山將參天池長老行機法席方入室機逆問曰汝非某人乎對曰和尚所問乃了奘祖師今亡久矣不審何以知之機曰吾夜夢此人來作禮今而汝至汝得非乃祖後身也蓋奘之祖以試經得僧而奘亦然聞者證為後身之兆機自稱簡堂名震叢林不妄接納奘於弟子中遂為上首後嗣法出世

住持圓通始入寺之夕夢延衆僧會茶而已居第六位
覺而莫曉纔閱六月移莅他刹乃悟第六之義久之歸
薦福而終

永悟侍者

福州僧永悟屢住禪刹一駐錫處必攜其親姪為侍者
悟規矩峻整他人有犯必致訶譴唯此姪過舉一切優
容未嘗少加訶責人莫敢言後住白州國清寺姪愈恣
不律諸上首羣起攻之詣方丈白曰若是人不出大衆

當散去悟始慘然曰此事久不忍言今度不可隱此僧
乃吾母也衆拱問其說曰吾雖出家然多在故居一室
打坐時母氏已亡忽一夕見其掩面入兄之舍方驚怛
欲起則聞孕嫂免身生男既長遂為買牒落髮常以自
隨故雖知其犯禪禁不忍問也衆皆嘆悔摧謝悟曰事
既彰露彼不宜復留遂遣出院未幾悟亦避席臯之姪
過南康見堯率長老法端說

廣福寺藏

江州彭澤縣北四十里廣福寺有輪藏極華壯安潔紹興初巨盜李成犯江西駐軍寺下留一宿將以質明焚燒而南且欲盡戕縣人是夜成設榻藏殿睡正熟間藏轉動不止疑其下有寺家所伏僕隸將為已害起呼健將在帳前者秉炬仗劍接續入視則寂無一人而藏聲愈響旋運愈速成甚懼即具衣冠詣佛所焚香謝過隨即寂然迨旦引衆行過縣秋毫不犯百里賴以全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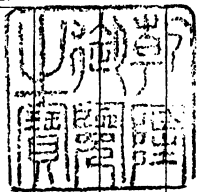
復州防庫犬

復州簽判廳主管諸司錢物故畜犬以警盜名為防庫
一黃犬在彼十餘年吳興周礪居官尤加意飼養犬一
如感恩者常坐卧其傍洎滿秩予姪臯之代之以小兒
女多慮或為所驚啣牽以付浮橋之南二十里外蓮臺
寺明日復來又執拘以往已爾而復周末去間嘗謁臯
之犬認所乘轎識為故主迎繞馴伏掉尾戀戀伺其退
即隨以行解其意語周使寘于船中後數日船至巴河
犬登岸未返而船人解纜東下犬望見跳躑嗥鳴奔隨

不置凡三四十里周顧見之命小船呼載既得上不勝
喜遂至湖州

夷陵小兒

峽州夷陵縣數十里間村民家以紹興元年生一子纔
周歲忽頓生髭數莖及三歲遂蔚然滿頷雖頭如瓠壺
咿呀學語只是嬰兒然長鬚已過臍多可把握其色極
黑嘗抱入郡城予仲子簽書判官事見之將從其父買
以歸未及而天曾不登五齡亦云異矣



夷堅志乙卷六